

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

书信卷

傅璇琮 主编

黄维华 注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 书信卷 / 傅璇琮主编; 黄维
华注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9

ISBN 7-5633-2919-6

I. 中… II. ①傅… ②黄… III. ①古典散文-作
品集-中国 ②书信-作品集-中国-古代 ③书信-作品集-中
国-近代 IV. 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99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public.gdptt.gx.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91 号计划经协大厦 邮政编码: 530022)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55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3 000 定价: 1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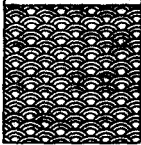
书信,是人类文明生活中出现极早、流行极广的一种实用性文体。

关于书信的起源,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最早的说法是刘勰所谓“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文心雕龙·书记》)。清人姚鼐则认为,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古文辞类纂·序目》)。自本世纪以来,随着郭沫若、于省吾等学者对甲骨文及殷代驿传制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书之源起,当提前至商代。如果说,最早的书信仅用于“传报”(郭沫若《卜辞通纂》。参见拙文《书信的文化源起与历史流变》,刊于《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并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8期),而后再作为游说辞令的书面体现或列国之间外交活动中的“国书”,那么,从《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中,实际上传达出了这样的消息,其时包括书面形式在内的音讯传递已开始同时成为民间交往中的一个常因,它的功能性意义亦已趋向复杂化起来。

书之为体,起于实用,它一开始就显示出其固有的特征,对象性、叙诉性和传递性。书,古字作𠄎,《说文》:“𠄎也。”凡𠄎于简册,上报下命、往来声问之文字,原先通称为“书”。在最早的关于“书”的概念中,不分上下而惟见彼此。这一点,刘勰说得很明白:“战国以前,君臣同书。”如



前言



《乐毅报燕王书》，实是乐毅“使人献书报燕王”（《战国策·燕策》）的一封回信，所以历来学者多将其归于书信之列。秦汉定制立仪，乃专以“上书”为表奏。上书者，上呈之书也。其时即便专于朝政按劾的奏议，往往在习惯上也还是称作“书”。而邹阳《上梁王书》，则纯属为个人辩诬的书信，在内容和意义上与一般朝奏自是不同。从“上书”二字使用之泛，可见在书信定体之初，往往显示出书、奏同源的文化关联。由“书”的功能的广泛性和意义的普泛性所致，后世也就把写给家长或上级长官的书信称之为“上……书”。

刘勰在比较了春秋时期郑子家、巫臣等“四书”的“辞若对面”后说：“及七国献书，诡丽辐凑；汉来笔札，辞气纷纭。”明吴讷也说：“若乐生、司马子长诸书，数陈明白，辨难愚到。”（《文章辨体》）这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书信之滥觞。“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从关于“舒”的指认中，刘勰将书信的本质属性界定为“尽言”，他说：“详忌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怀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文心雕龙·书记》）写信的目的，在于把“心声”传达给对方。这体现了对于古代“言志”传统的深度理解和书信表情功能的真切体悟。而真正使书信从文牍中完全脱离出来，成为“朋旧之间”交流“心声”的工具，那是在汉代。史迁之报任安，扬恽之酬会宗，马援之诫兄子等等，或悲慨淋漓，抑扬寸心，或谆谆告诫，语重心长，已显露出书信体在表情达意方面的独到之处。书至汉代，其体备矣。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陵夷，玄风大炽，士人多“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谈议为尚。思想的解放，推动了书信体的发展。这时，涌现出一批书牍名家，有“号称翩翩”的阮瑀，“半简必录”的孔融，“留意词翰”的应璩，还有曹丕、曹植、陈琳、嵇康等等。他们的身份与曹氏不尽相同，而各以其历遭乱世的独特体验，或议政，或论学，或谈玄，或述趣，或叙离，或记游，扩大和丰富了书信文的题材内容，增强了抒情的色彩。在交流思想、传达情意的同时，他们率性任气，天才绝发，往往假书信以骋才华、托风采，辞胜事繁，体调清华，所写多情文并茂之作。如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孔融《论盛孝章书》等，虽以论文、论政为旨，却写来情意浓郁、婉转动人。丘

迟的《与陈伯之书》，意在劝降，晓以义、动以情、戒以史，然又移情理于景，“暮春三月”四句，直是摇人心魄，成为传世名句。六朝时骈风盛行，而如吴均、陶弘景等人的骈体小简，却全无一般骈文辞靡语滞的弊病，亦能以其文藻之新巧、意境之超迈而取胜。

唐宋两代崇尚古文。在新的文学风气的影响下，书牍之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容更切实际，笔法更趋平易，往往于议政、论学之际，叙说遭遇，慨叹人生，语多出自肺腑，出现了不少既有政治、学术价值，又十分亲切感人的颇具文学价值的书信体名篇。这在“八大家”中尤为多见。相比之下，宋人的书信之作似更多方正平直之气，盖与其作者同时多为政治家以及文化复古运动之愈趋深入有关。还有一些书信，则是落笔于眼前、当境，即事而议，还乎小而发乎大，因情而叙，言乎志而明乎理。柳宗元贺失火书，可谓奇文奇论，妙笔惊人。他如王维、李翱、李商隐等人的书札，亦多于寻常间着笔，掇怀而出，发引性灵，颇有翩翩可喜之处。此外，有唐一代人才辈出，对于特才傲物的唐才子们来说，最大的人生危机莫过于怀才不遇，因之，上书以行干谒，在他们实是司空见惯之举。如李白、韩愈等辈诸书，旨在干谒而无意乞怜，吐辞恳切而不失清高，读此，亦可见其一代之风气、一代之才人。在这里，书信的尽言以抒怀的功能性意义，已体现为抒怀以求进的功利性内容。承前代呈奏陈请之余义，求荐信从其更为切近现实人生的文化层面上应运而生，成为士子们试图沟通仕途、步入朝堂的行为之征。唐、宋乃至以后，此类书信自成一气，亦自可观。

至明代，书信之流行更广，内容已涉乎社会人生、思想学术、个人经历、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黄宗羲所编《明文海》中，“书”凡列为“经学”、“论文”、“民事”、“出处”等二十五目，其包罗之广，于兹可见。明代学派纷呈，文人的思想十分活跃，于书信中论诗文、谈学问者颇多，如李梦阳《答周子书》、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唐顺之《与茅鹿门主事书》等。笔调风格，也往往与其文学主张相应，如“前七子”中徐祯卿的《重与献吉书》，通篇作览游之叙，无一字旁迂，然字对句偶，铺张汪洋，实有楚辞汉赋之风致。而在“七子”中名属不显的宗臣，却无意拟古，其《报刘一丈书》，以犀利之笔写尽世

恣炎凉，成为传世佳作。此外，如李贽、袁宏道等人书信之篇，或以文字泼辣、揭露深刻取胜，或以任性而发、直率自然见长，亦均可体观其思想与风范。

清初开朴学之风，“则以与书一门，为辨析学问之用，洒洒千言，多半考订为多。文家沿用其体，凡言所不宣者，恒于与书中倾吐”。（《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书说类上》）可见书至清代，其用又专与学问者相关。顾炎武有一组《与人书》，其中多为此例。他如魏禧、袁枚、章学诚、方东树等，清代学者中，擅以书信论学论文者比比皆是。这当与其时“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张维屏）的风气以及清人为文之重“立言”、尚“因时”（梅曾亮）有关。即如洪亮吉《与孙季述书》、林则徐《又复苏鼐石书》，作为朋友间通常往来的书信，叙如促膝对话，言属推心置腹，然所述亦必涉乎学问、时政。而把对天下之事的关切表现为自我生命意义上的一种极致，又从天下之爱的情感中流溢出至真至切的儿女情愫的，那就是林觉民的《与妻书》。此外，以郑燮十六封“家书”为代表，所叙虽为日常琐事，但情感真挚，文字朴实，信笔所之，却往往“言近指远”，以小及大，因而亦成为清人书信文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作为文章一体的古代书信，有其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由其原始状态就具有的实用性、叙诉性、对象性和传递性所决定，其内容因人因时因事而异，而其呈示方式亦相应而多样可变的，即以其名称而言，在“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的相对“近世”（吴讷《文章辨体》），总名而外，又以所用之工具，而称为简、笺、札、牋或尺牋、尺素、尺翰、帛书，以及因陈言时跪地表敬而称为启，传递时使用封套而称为函等等。在古典散文中，书信以其内容之广泛而见殊，是凡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巨至君国大事，细若日常所感，皆可入书。书信在写法上极为灵活，它特别讲求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表述方式，叙事、说理、抒情无所不可，骈散长短，各式俱宜。这就是被刘勰肯定为“百封各意”、“亲疏得宜”的“尺牋之偏才（一技之长）”。

然而书信又有其固有的格式。最早的书信，因与奏报相关联，故往往以“臣闻”发言。这就使书信在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内，都是写

信人具名并标时间于前，而信尾或再重复署名以表礼敬。大约到唐宋，始有置对方尊号于信前者。明清以后，方逐步变为今天所见之样式。在古代书信中，还常能见到不少套语。这些套语，一概出于卑抑自己、尊事对方的原则，有谦辞、敬辞之分，用于称谓、礼语及表述等各个方面，对叙说情事、表达意旨亦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书信之所以历来被用作人际交往方面一个重要的媒介手段，关键在于它的因事随意的“尽言”的特性。所谓尽言达意，说到底，全在一个“情”字。好的书信散文，往往心意真挚，情溢于辞，正如林纾所言，“大抵与书一定之体……或叙离情，或抒积愤，所贵情挚而语驯，……会心者自能深造之也。”（《古文辞类纂》）所以，较诸其他一般文章，书信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更真实，体现的个人色彩更强烈。因而读古代文人的书信，“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孔令境〈当代文人尺牍钞〉序》，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本书在选篇上，因而着眼于选取可读性较强、艺术表现优美、风格轻松活泼的篇章，既广罗名篇，又旁搜其余，得凡56篇。在兼顾各代的情况下，侧重魏晋、唐宋，于所选则尽可能求其内容与风格之多样，以期使读者对书信一体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与成就有个大致了解。鉴于此套文库所分八册中另有哲理、议论、游记等诸卷，而又要求所选文章“字数不宜过多”，因而在选录时对某些文章作了割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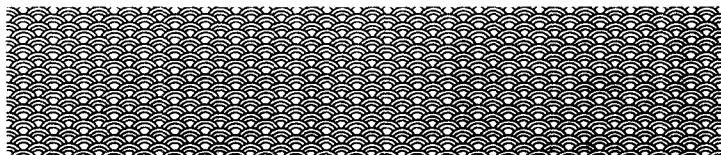
本书对每篇的作者简介和作品评议，力求抓住重点，要言不繁。为阅读之方便考虑，各篇注释一般不用互见之法，不避繁复，依篇出注；且注重追本求原，对篇中有关人名、名物、典故等及生僻难懂或古今、异体、通假之字词，均作详注明解，对历来有歧义者，或一予列出，或据义取舍；对古今地名有变迁者（如博昌等），经详细考核并对照现今版图，予以说明。译文则刻求切直，以尽可能体现原文的风格特色。

古来书信之作浩如星海，非一个卷本能尽显其风貌，又限于选注者之水平与眼光，挂漏与不足，在所难免，诚请方家及广大读者指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梁福根先生等为拙稿的修改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黄维华

1995 年 8 月于苏州



目 录

前言	(1)
乐毅	
报燕王书	(2)
邹阳	
狱中上梁王书	(9)
司马迁	
报任安书	(21)
扬惲	
报孙会宗书	(36)
朱浮	
为幽州牧与彭宠书	(42)
马援	
诫兄子严、敦书	(47)
李固	
遗黄琼书	(50)
孔融	
与曹公论盛孝章	(54)
曹丕	
与吴质书	(59)

曹植

与杨德祖书..... (65)

嵇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 (72)

刘琨

答卢谌书..... (84)

陶渊明

与子俨等疏..... (88)

范晔

狱中与诸甥侄书..... (94)

鲍照

登大雷岸与妹书..... (100)

沈约

答陆厥书..... (107)

陶弘景

答谢中书书..... (112)

丘迟

与陈伯之书..... (115)

吴均

与宋元思书..... (112)

与顾章书..... (124)

王绩

答刺史杜之松书..... (127)

骆宾王

与博昌父老书..... (132)

王维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138)

李白

与韩荆州书..... (142)

韩愈

应科目时与人书..... (148)

◇目录◇..... 3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150)
答李翊书	(154)
答窦秀才书	(158)
与陈给事书	(161)
柳宗元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165)
与萧翰林俛书	(170)
与李翰林建书	(176)
李翱	
寄从弟正辞书	(182)
李商隐	
上河东公启	(187)
欧阳修	
与高司谏书	(192)
曾巩	
寄欧阳舍人书	(201)
王安石	
答司马谏议书	(207)
答姚辟书	(210)
苏轼	
上梅直讲书	(214)
答李端叔书	(217)
与谢民师推官书	(221)
苏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	(227)
陆游	
谢葛给事启	(232)
唐顺之	
答茅鹿门知县二	(237)
宗臣	
报刘一丈书	(244)

李贽

- 又与焦弱侯 (249)

袁宏道

- 与丘长孺书 (255)

- 与丘长孺书 (257)

顾炎武

- 与人书 (262)

侯方域

-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265)

夏完淳

- 狱中上母书 (272)

郑燮

-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278)

洪亮吉

- 与孙季逖书 (284)

- 出关与毕侍郎笺 (287)

林则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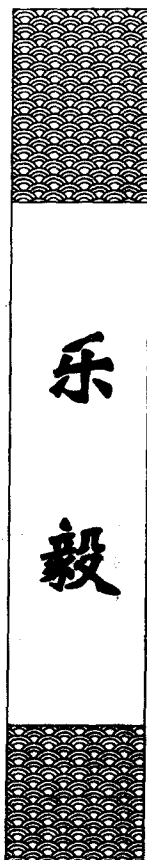
- 又复苏鼐石 (294)

林觉民

- 与妻书 (299)

乐毅(生卒年不详),战国时名将。中山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人,魏将乐羊之后。初游于赵、魏等国。燕王哙(前320~318年在位)让君位于相国子之,致国内大乱,齐国乘机而攻,燕国几乎灭亡。昭王即位,招贤报仇,拜乐毅为亚卿,任命上将军,合燕、赵、楚、魏、韩五国之兵,破齐七十余城,下其国都,遂雪国耻。乐毅因功封于昌国(今山东临淄东南),号昌国君。燕惠王即位,中齐反间计,疑乐毅,改用骑劫为将。毅自知归燕必死,乃逃奔赵国,封为望诸君。后客死于赵。

乐毅奔赵后,燕终于屡屡遭败。惠王悔恨,恐赵用乐毅乘机攻燕,故致书乐毅,责其误听流言,不以先王之遇图报。《报燕王书》即是乐毅的回信。信中极力赞扬先王的贤明,委婉地回答了惠王的责难,表明自己奔赵是为了“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决不会乘人之危,行所不义。



乐

毅



报燕王书

臣不佞^①，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②，恐抵斧质之罪^③，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④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

今王使使者数之罪^⑤，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错^⑥，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⑦，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⑧，而使臣为亚卿^⑨。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重，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余教而骤胜之遗事也^⑩，闲于甲兵^⑪，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⑫，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赵宋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⑬。齐王逃遁走莒^⑭，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历室^⑮，齐器设于宁台^⑯。蓟邱之植^⑰，植于汶篁^⑱。自五伯以来^⑲，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顺于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

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度，故著于春秋^①；蚤知之士^②，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③，收八百岁之蓄积^④，及至弃群臣之日，遗令诏后嗣之余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⑤，施及萌隶^⑥，皆可以教于后世。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⑦，故吴王远迹至于郢^⑧；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⑨。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⑩，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高毁辱之非^⑪，堕先王之名者^⑫，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⑬。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⑭。

▷注解◁

- ①不佞(nìng)：犹不才，自谦之辞。 ②左右：原意为王者身边大臣，在给王者的书信中常用以借指对方，以示敬畏。下“侍御者”同此。有时也指王之下人，如下文“左右之说”。 ③斧质之罪：指杀身之罪。斧质，古时极刑之刑具，以两刃相合，略如铜刀；质，通“锲”，为其下座，如砧。 ④足下：敬辞，古代书信中用以尊称对方。 ⑤数(shù)：列举罪状，加以指责。 ⑥举错：指对人的提拔与处置。错，通“措”。 ⑦假节：假，借。节，古时使臣所持作为信物的施节。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上加旄牛尾三重。魏王：指魏昭王，襄王之子，前295年至前277年在位。 ⑧父兄：指与燕王同宗的王室大臣。按当时政规，君有决策大事，须与宗室大臣商议。 ⑨亚卿：战国时爵位之一，位次于上卿。 ⑩霸国：成为诸侯国的霸主。霸，作动词。齐桓公（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为春秋五霸之一，后来齐湣王也曾自称东帝（秦昭王为西帝）。

驷胜；屢胜。 ⑪闲：通“娴”，熟练。 ⑫宋地：春秋时宋国，在今江苏铜山、河南商丘与山东曲阜之间。前286年，齐、魏、楚灭宋，三分其地。后与淮北之地皆归属于齐。 ⑬国：指齐国都城临淄。 ⑭齐王：即齐湣王。前300年至前284年在位。 ⑮大吕：古代音律名，为十二律之一，《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律中大吕。”因亦以为钟名，为国之礼器。故鼎：指齐军杀燕王哙时所掠之燕国宝鼎。元英、历室：均燕国宫殿名。 ⑯宁台：燕国台名，在今河北蓟县北。 ⑰蓟邱：燕国都城，在今北京市。植：树立，《周礼》：“植虞旗于中。”此作名词，指旗杆、旗帜。 ⑱汶篁(huáng)：汶水(今山东大汶河)边的竹田。此泛指齐国境内土地。 ⑲五伯：与“五霸”同。通常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为春秋五霸。 ⑳春秋：指孔子所著《春秋》。这里为一般史书之通称。 ㉑蚤：通“早”。 ㉒夷：平。万乘(shèng)：古以一车四马为一乘。春秋时甲车一乘，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因以乘的多少来表示国家实力的强弱。万乘，即大国，此指齐国。 ㉓八百岁：约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伐纣后封吕尚(即姜太公)于齐，至前284年乐毅破齐，期间约八百年。 ㉔庶孽(nie)：庶出之子裔。 ㉕施(yi)：延续。萌隶：百姓。萌，通“氓”(méng)。 ㉖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父奢为楚大夫，以直言受诛于平王。他因此入吴，辅佐阖闾取得王位，整顿国势，并攻破楚国。后因劝阻吴王夫差伐齐、抵制越国求和而被赐死。死后，尸体被装入皮口袋，扔进江中。阖闾，春秋末吴国国君。名光。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后在与越王勾践交战中败伤而死。前514年至前496年在位。 ㉗郢：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 ㉘鬴(chi)夷：又作“鬴鬴”，即皮囊。取马革为之，或以牛羊去其首，剝肉空中，为皮袋。本以盛酒，俗亦称“混沌”。 ㉙先论：指伍子胥生前曾说，吴国若一意伐齐而不先灭掉越国，必定会被越国攻灭。 ㉚离：通“罹”(li)，遭受。 ㉛隳：通“隳”(hui)，毁坏。 ㉜洁：使洁，这里是表白的意思。 ㉝唯：语气助词，有表示希望之意。

▷译文◁

臣下我没有才能，不能敬承先王的遗训，从而顺合您的心意，又怕回来受到杀身的罪刑，以致使先王的英明受到损害，并且还有损于您的义德，所以才逃奔到赵国。自己把不贤的罪名承担了下

来，所以也不敢推托罪责，进行辩解。

现在大王您派遣使者责备我的罪过，我怕您身边的人不明了先王留养并宠幸我的理由，而且也不明白我之所以要那样侍奉先王的心意，因此才冒昧地用书信来回答。

我听说贤能圣明的君主，不用爵禄去赏赐他亲信，对功劳多的才给予；不把官职随意授给他所喜爱的人，对能力足以胜任的才给以安排。所以，考察了能力后授予官职的，是能够成就功业的君主；选择有德行的人去结识交往的，是能树立名声的贤士。我用所学的知识来观察，觉得先王的用人之道，表现出高于一般君主的心志，所以我才凭借着魏王使臣的身份，能够在燕国受到举用。先王破格提拔，把我从宾客中提升起来，而且让我位居群臣之上，不和宗室大臣商议，就任命我为亚卿。我自以为奉受了先王的命令和训教，就可以凭此侥幸地免于罪罚了，所以接受任命而并不推辞。

先王指示我说：“我国对齐国有世代的深仇大恨，不计较自己力量的微弱，也要把对付齐国作为自己当务之事。”我回答说：“齐国，有称霸诸侯的遗训，又有屡次取胜的经验，熟悉军事，擅长攻战。大王若要讨伐它，就一定要发动天下的力量才能达到目的。发动天下的力量去谋求这个目的，没有比联合赵国更直接了。况且齐国的淮北和原宋国之地，那是楚魏两国都想得到的，赵国如果同意结约，有楚、赵、宋尽力协作，四国联合起来攻打它，齐国就可大举攻破了。”先王说：“好。”我于是接受了先王亲口下达的命令，准备好符节，往南出使赵国。我回国复命后，就发兵随先王去攻打齐国。靠着上天的保佑和先王的声威，黄河以北的地区随着先王率军到达而全部被攻占，直至济水边上。推进到济水边上的军队又奉命追击齐军，大获全胜。轻捷精锐的部队一直攻入齐国都城。齐王逃奔莒国，只身脱险。而珠玉财物、兵器珍宝，全部缴获运入燕国。大吕钟挂置在了元英殿里，原本属于燕国的宝鼎又回到了历室宫，齐国的器物放在了燕国的宁台，原来竖立在燕国都城蓟邱的旗帜，插在了齐国汶水边的大地上。从五霸以来，功业没有及得上先王的。先王认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认为我没有貽误使命，所以就分地封赏我，使我能与小国诸侯地位相当。我没有才能，但自以为奉受了先